

秦皇政

高光 著 南海出版公司

秦皇執政

南海出版公司

2009·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王嬴政/高光著.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9.1

ISBN 978-7-5442-3384-2

I. 秦… II. 高…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14145号

QINWANG YINGZHENG

秦王嬴政

作 者 高 光

责任编辑 阎小青

特约编辑 余 红 耶 妍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bgs@yahoo.com.cn

经 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20mm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09年2月第1版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3384-2

定 价 29.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自序

父亲的背影

中国的历史小说很少有认真写人的，像写秦始皇，大家都在写一个人的功过，写他的残暴，写他做君王的刻薄狠毒，写他做皇帝的功与过，书同文、车同轨、焚书坑儒什么的。没人注意到，缺少父爱的少年嬴政便是一个性格残缺的人，一个刻意在人间寻求父爱，寻求父亲背影的孩子。

嬴政永远也长不大，他是中国人的缩影，每一个中国人都寻找父亲的生命过程中度过自己的一生，他们孜孜不倦地寻找，寻找父亲的坚忍、父亲的耐劳，这是农民国度的一种依赖，一种认同。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男人长大了。中国称这种男人为“男丁”，是确认他成为了生产工具、生殖工具。嬴政没有父亲，父爱是谈不上，但他渴求，渴求便产生梦幻，在梦幻中，他找到了父亲，父亲可能是吕不韦，但爱与恨同在，吕不韦既是他父亲，又不是他父亲，“仲父”这个称呼叫出了无奈，也叫出了一个尴尬的事实，究竟是不是他的父亲呢？这是萦绕在嬴政头脑里的一个摆脱不掉的问题。嬴政在他死时，最惦念的不是他的大秦江山的一世二世以至于无穷尽，而是吕不韦是不是他的父亲。他的悲哀在于，他从来不知道，

而且不能当吕不韦是他的父亲，饮鸩毒死吕不韦，是他心头担不住重压的结果，但也是他对父亲的一种默认。当吕不韦用他的真知灼见影响着嬴政时，性情嬴政出现了，他一面反抗吕不韦，一面还在内心里最在乎吕不韦对他的赞同。他渴望得到吕不韦的认可，这像孩子盼望大人的期许，盼望得到赞美，在大人的赞美中，孩子才长大了一样。

嬴政长大了，第一件事便是要做天下人的父亲，这与他寻找父亲的刻苦是并行不悖的。你能看出，他在指点江山，要走在人前，让人们永远以他为首，想让人看他的背影走路。

你不能指望嬴政更多，在秦统一中国的霸业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史学家认可的是那些历史事实，他们对于一辆出土的车马，对一片废墟中的兵马俑表现了更大的热情，由此而断定秦始皇的暴虐残酷，认定了嬴政对冥世豪奢的渴望，但他们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嬴政的父亲欲望、父亲情结。而文学更在乎的是，嬴政是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做出那些决定？一个人的性情，我说的是一个君王的性情，影响并决定着历史，这是政治家

一向不大认可的事实。但无论是希特勒，还是拿破仑，或是秦皇嬴政，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容讳言的事实，他们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他们做什么，而不是后来的历史学的政治判定使他成为了什么人。可惜的是，中国的小说、历史从未对嬴政的性格进行过剖析。

历史从什么地方来？是从政治的“盖棺定论”里来吗？是从教科书中来吗？教科书是腐朽的，或者至少是落后的，用落后的政治判断来剖析一个人，总是政治的、道德的、文化的判居多，而人文的判定较少，于是在我们的印象中，嬴政是暴君，是一个隐隐约约面目不清的没血没肉的人。

中国的历史小说多数是这样写下来的，也许是作家无能，也许是作家惧怕。无能是肯定的，惧怕是惯性。其实，我们根本没有惧怕的理由。人性的嬴政到底是怎样的？如果我们能弄明白嬴政在焚书坑儒的那一个前夜里想什么，比用道德判定他是一个暴君，判定他从此给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带来了多少损失，要重要得多。有许多世界级的学者早就在研究希特勒，研究拿破仑，在研究他们怎么形成了自己的特殊性格。性格的人产生

摧毁世界的欲望，而他的悲哀在于他根本就认为自己绝对正确。希特勒在毁灭犹太人的游戏中拿百万人性命当儿戏，是因为他从性格上，从个人认识上先确认了犹太人不是人，再毁灭一个民族，毁灭人类，在他就容易多了。

历史小说家常常舍弃最重要的，追逐枝节碎屑，他们津津乐道的是一个人政治地位的确认，他在历史中所存在的位置，只要把那个人摆在那位置上，就松了一口气，他们说：对了，是这样的。但人呢？没有那个具象的人，只有一个符号，一个国家权力的符号，它的存在对于人生没有意义。中国的历史小说就是如此，这是一个永远也摆脱不掉的噩梦。

嬴政的历史地位与他的人格无关，嬴政的人格对于今天的人类仍有意义，他的意义在于你可以从嬴政的性格形成中寻找到人类的残缺，一旦认同了这个残缺，你就得到了提高，人类就会避免这种灾难。难道这种灾难的避免不是人类最有意义的寻求吗？

有人说，历史是小说家不断叙述的结果，由于政治的、人文的原因，便会出现不同的版本，版本的修正

表明了人类的狡猾，认可政治上的需要永远大于对于人的根本关注。所以人们不断地寻求对于历史的表白，戏说也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更大地表白了平民欲望，把一切都归于语言垃圾化、人物垃圾化，这种处理淡化了对人的关注，但也弄没了人类的机智。究竟你在玩什么呢？是玩没了人类对于历史的撷拾，还是弄没了人类对自己丑陋的认识？

中国人的人伦关系永远是父子关系的简化。没有母子关系的传承，那不作为一个事实，因为母子关系是一种哺乳关系，是动物链的传承方式，是羞涩的中国人不愿认可的。中国人认可的是道德的、伦理的、人文的，甚至是农业的、性格的、文化的传承关系，所以父子关系便是中国人的人伦关系的缩影。你可以认定一个家庭的形象，就是中国人的具象：一家几人行走在大地，父亲负重在前走，儿子在身后蹒跚学步，他只看到父亲的背影，背影的高大、有力，是永不磨灭的。母亲在一旁时时地喂养孩子，她只负责给孩子食物，绝无精神力量上的给付。这就是中国人，是中国人的人文形象。虽说没有多少人认可这事实，但它是确实存在的，不认可



是你羞于认可，或是你活得糊涂，不敢认可罢了。

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小说不肯写人呢？

人难写，而且远古的人比今天的人更难写。

回头看中国人的历史，你会发现中国人在狡猾地偷改历史，他们把历史浅淡化、现代化、自我化、简单化了。在他们笔下，产生中国文化、哲学、人伦、思想的春秋时代的圣人、贤人、古人，变成了一群傻瓜；文字的简约使他们更有了借口，可以随时地把古人化成一堆傻瓜。他们忘了，孔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圣人，孙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家，苏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外交家，老子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避世者、预言家……他们忘了古人的伟大恰恰在于他们比今人聪明，他们认定达尔文的人类进化论是说他们自己呢，恍惚间觉得自己比孔子、老子、孙武更聪明了，没想到他们比起孔子、老子来，简直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没什么认识，更别谈什么文化了。所以，他们所乐道的文化，只不过是一堆垃圾罢了。因为不能理解圣人，便认为圣人是蠢货，这是今人的自我安慰。其实也用不着这样，只要认识到你自己确实在退化，就行了。今人也认识不了金字塔、确

认不了世界上许多古代遗迹的伟大，但他们顶礼膜拜在那伟大前，服了，就行了，他们会进步的。只怕你只把老祖宗的遗产当废物扔了，还天天把自己的幼稚当深沉玩。

想想很可笑，你写春秋，不知道圣人想什么，不知道他一天放不放屁，一天说些什么粗话，他玩不玩女人。你写的哪是个人呢，充其量也不过是你自己，一个没血没肉的现代蠢货，一个挺着肚子，总到四处去装样子的蠢货。不过这样的蠢货时常是大作家，炒啊炒啊，作啊作啊。看文字就明白，炒是因为料少，就弄火，壮声势；作是人作翅，弄景儿。古人对“炒作”这两字，早就看得透透的了。这就是今人的悲哀，弄戏法、玩花活的本事大于古人，其实也就只有这一点儿本事了。

写于2003年7月

秦皇政

CONTENTS 目录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自序
065	055	045	039	025	012	001	001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181	169	156	143	127	115	103	091
							078

秦王嬴政

CONTENTS 目录

第二十一章	244	第二十六章	314
第二十章	230	第二十五章	299
第十九章	217	第二十四章	285
第十八章	205	第二十三章	271
第十七章	193	第二十二章	257

第一章

DIYIZHANG



嬴政十三岁，赵高十一岁。

事情发生在夜半，雷雨交加的夜晚，一声霹雳把嬴政给炸醒了，他叫：赵高，赵高，你在哪儿？赵高来不及穿衣，披衣闯进寝宫：大王，大王，我在，在这儿呢！

嬴政马上抱住他，说：赵高，赵高，我怕，我怕啊。赵高爬上卧榻，抱着他，哄孩子似的：咱不怕，咱不怕，咱是大王，是秦国的大王，雷也不敢劈咱，对不对？

一串雷打在屋脊上，雷电劈啪爆响。

嬴政抱住了赵高，用被子蒙上头。

赵高说：大王，要不要叫侍卫来啊？嬴政很沮丧：叫什么侍卫，一会儿就会去报告母后，报告那个仲父，还睡不睡觉啦？睡吧，你陪我睡。赵高可吓坏了：大王，大王，你饶了我吧，我一睡你这龙床，明天脑袋就没了。丞相知道了，一定砍我的脑袋。嬴政说：我不说，你就睡这里吧，万一打雷把我劈死了呢？赵高说：要是雷劈下来，也得劈死我。好吧，反正是为大王死，死就死。嬴政很感动，抱住赵高：赵高，你不会死，我搂你，雷就不敢劈你了。嬴政搂着赵高，说：你脱了衣服，脱衣服。赵高说：不，可不，大王，不好，那样不好。嬴政扯下他的衣服，叫：大王叫你脱，你怎么敢不脱？

嬴政眼前，就是赵高的娇小身躯了。

嬴政和赵高顶着被子，互相看。被子里好朦胧。嬴政说：赵高，你挺好看的，像个女的。赵高流泪了：我原先也和你一样……嬴政说：不许哭，你一哭，我就也想哭了。赵高忍住：你是大王啊，大王怎么能哭？你一哭，不得了啦，那个泾水的河水也浑了。

嬴政笑了：你胡说。

嬴政抱住了赵高，让他偎在自己的身子边。赵高的身子很滑，皮肤细腻，有香味儿。嬴政问：你身上有香味，是不是也抹花粉？赵高吃吃笑：你才抹花粉呢，人家又不是女的。

嬴政的心咚咚跳，和赵高睡在一起，很新鲜，赵高的身体像一条鱼，一条鲜活、滑腻、灵动的鱼。赵高眉眼秀气，像是女人，肌肤贴在嬴政身上，很熨帖，暖，有温玉在怀的感觉。他很舒服，用手去拭赵高的脊背，说：你跟大王睡，跟大王睡一辈子，好不好？赵高要爬起来：大王，我给你磕头，我给你磕头。嬴政笑：你别磕头，以后你这么给我磕头，你看，你看看，会不会？嬴政左右手的拇指压弯，做磕头状，向赵高屈动几下。赵高笑了，说：我怎么不会啊！大王，大王，你教教我，你教我啊。嬴政扳着赵高的手指，教他。赵高乐，笑声尖细，像是女人，尖细的手指很笨很笨。

雷声把赵姬震醒了，她呼叫：来人啊，来人！冲来了十几个女侍，赵姬喊：围住我，围住我！十几个人站在床前，围立着。赵姬喘息不定：不行，不行，都上床，围在我身边坐！不准睡，谁要是睡着了，我就杀了她！十几个侍女上了大床，围着赵姬。赵姬问：什么时候了？侍女芳芷说：太后，这会儿怕有二更了。赵姬说：才二更啊，又要睡不着了。芳芷扯她的手，说：太后睡不着，我陪你说说话吧。赵姬笑笑，撩撩头发，叹息一声。芳芷很殷勤，问：太后，要不要我给你捶捶背？赵姬摇头：不用，我还没老呢。芳芷笑：太后不老，咱宫中，可没人比得上太后的美貌。赵姬流泪：美貌有什么用？

芳芷很小心地拉下帷帘，扶赵姬去洗浴池内。汉白玉的洗浴池很清澈，有几只巨大的龙头向池内喷水，喷水的龙头眼里闪着火花，那是炽热的炭火，龙角袅袅升起白烟。水雾蒸腾。赵姬说：我从前不喜欢洗浴的，这会儿怎么乐意泡在水里了？莫非真像人家说的，我已经老了？芳芷扶她坐在水中碧色的寒玉石凳上，说：太后，你没老，只是你……没有男人了。赵姬失神，看芳芷，说：芳芷，你过来，坐

到我身前来。芳芷的身体像蛇一般，缓缓在水中滑动，无声无息，她凝神看赵姬。芳芷头发披散，发丝在水中漂着，摇曳，摇走了赵姬十年前的辰光。她恍惚若梦，看芳芷。芳芷只有十五岁，额头光滑，眉眼俏丽，在一双深柔若水的大眼里，透出一丝聪明、狡黠来。她双眉非常好看，眉眼间聚几滴汗水，一滴滴慢慢流淌。她是个冰雪聪明的女孩子。

赵姬有一股冲动，真想抱住芳芷。芳芷就是她自己，是从前的自己。

芳芷说：太后，大王才十三岁，但他年少英俊，可有主意了，将来太后会安享……晚年的。赵姬苦笑：芳芷，我……就只有晚年了吗？芳芷看她，欲语又止。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子。看她两鬓毛茸茸的，有如蓓蕾初绽，大理石水池一衬，小脸儿更是俏丽。赵姬就叹息：我当初也像你一样，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什么都不懂，就给了先王，他那时儿流落在他乡，被人关押着，像一只老鼠，没哪个女孩子会看上他。芳芷笑笑，来揉她的背，滚热的水拂过，心里起一阵热浪。赵姬说：人过了三十岁，浑身的肉就软了，不那么勤快了，天天困倦，想睡。芳芷，你看我，是不是真老了？芳芷笑：太后可不老，宫里有的是老女人。赵姬点头，是啊，宫中女人不少，老女人太多了，都是先王留下的，还有三代帝王的宫女呢。

赵姬想心事，三十岁的女人心里有火，睡不着。先王子楚带她回秦，也十多年了。他逞勇不睡，弄得她与两个嫔妃也十分兴奋，谁知他只是服药，服用金丹，才有那本事的。玩得太过，他死了，死在赵姬的床上。赵姬想起子楚，就一阵阵心痛，他让赵姬夜夜流汗，头发水淋淋的。他算是个好男人。她恨吕不韦，据说子楚吃的仙丹，都是吕不韦请那个茅道士弄的，吃了四年，把个子楚弄成了一副骨头架子，最后他与赵姬、两个嫔妃行房事时，一动就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他耗干了自己。芳芷看见过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她只十五岁，庄襄王与赵姬那不像是亲热，像是两只野兽在搏斗，翻云覆雨，来来去去，汗水，气喘，也弄得芳芷心头鹿撞。芳芷光滑似锦的身体给了她抚慰，她悄声说：芳芷，你很可爱。

赵姬抚芳芷双肩，眉目宛然，恰是十几年前邯郸街市上的赵姬。她说：你就是我啊。她闭目抚摸过去的自己。有过酸涩、快活的女人，又回到了从前。她怜惜地把芳芷放在木榻上，心很细腻，能感到芳芷的心跳。赵姬说：你就做一个我吧……芳芷很感动，话也就说出来了：太后，你这样下去，会……被杀死的。赵姬停住了，眉毛一跳，她想知道芳芷为什么要这么说。芳芷蜷膝，跪在床上，抱住她的头，理弄她的头发：街上人说，吕相要夺六国，一统天下。都说，大王只是个十三

岁的孩子，秦国大政从庄襄王时就全靠吕相了，有人说……有人说……说吕相就是秦国的大王。他们说，吕相要写一本书，集合三千门客写一部书，这部书，就是大秦的国策……

赵姬微笑，她喜欢芳芷，芳芷的肌肤很嫩，又有弹性，这是年青与美艳的结果。她说：是啊，我听吕相说过，他这部书，足以超过孔子呢，他的门人也不比孔子的门人差啊。芳芷抬起身体，她试着用腿绞赵姬的腿，这动作有点放肆，也有些男人的霸道，她是试试，看赵姬有什么反应。赵姬没在意，只是沉思，想吕不韦，他是一个伟岸的男人，她在吕府中只待了短短的一个月，但她记得最清楚，他是一个很特别的男人。

吕不韦是第一个仔细看了她全身的男人，又是头一个不把她当成女人的男人……

也是夜里，也是洗浴之后，两个女孩子扶她走去，挑灯过院，长长的回廊，一次次转弯，走啊走，脚步如梦。推开门，挑开帘，说：在这里等吧。她就等，不知等什么。来了一个男人，很高大，站在她面前，问她几句，问有没有家人，在邯郸做什么，有没有过男人？她低头看那男人的鞋尖，惊讶他的鞋面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灰尘。后来她才知道，吕不韦是商人，他很忙，单是在邯郸城内，就弄了近十家店铺。她垂头，答语羞涩，话语轻轻：没亲人，只在一大户人家做杂活儿，没有……没男人。吕不韦说：来人。来了两个婆子，就带她去“坐灰”，弄了好一会儿，又用“山河玉石”梳她的眉。两个婆子唠唠叨叨，说：姑娘，你可摊上了好人家啦，跟上咱家主人，一辈子过好日子。你没见咱家主人，对他的女人可好啦，你可能是他的第五个女人啦。他能疼你亲你，今晚上他就会要你了，你就跟他拜堂成亲吧。她心咚咚跳，连这男人的脸面也没看清，就做他的女人？她心一阵子揪紧，想问婆子。婆子嘴快，什么脏话都说，怎么好问她们？婆子们说起吕不韦，说他能做事，哄女人最有本事，你嫁了他，一辈子有福啊。两个婆子推她屁股，又把她推到男人面前。婆子媚笑：主人，主人，她可是个好货，清水货啊。男人讨厌婆子的啰嗦，说：好了，知道了，你们下去吧。男人去悄悄关门，她想，是啦，他想要我了，他想要我了。可她也不知男人怎么“要”女人，只是低头，心要蹦出嗓子眼儿了。男人用食指挑起她的下巴，问：你有过男人吗？她摇头：没有，女人怎么能有男人？不是男人才能有女人吗？男人笑了，说：是，你说得对，脱下衣服，我看看

你。脱衣服很难，一件件地脱，这些衣服比她原来穿的要好，都是丝绵的，很轻，很光滑，好脱，可也难脱。终于脱完衣服，她自己也觉得，衣服脱得太慢了，但男人肯等，肯等她。她脱光了衣服，站在男人面前，男人看她，像看玉器珠宝，看得仔细。她脸红心跳，站不稳了。男人没动她，说：穿上吧。她就又穿上衣服，快快的，慌慌的。男人扯她的手，说：你来吧，看看什么是女人。她不懂男人的话，就跟他弯弯绕绕，来到一间屋子。屋子里有三个女人，都很艳丽，也很妖冶，一见到他带来了女孩儿，就笑，围上来逗：哎哟哟，你看你看，咱家大男人又从什么地方弄来一只小毛桃，看看，这脸儿，这脖子，毛茸茸的呢。男人说：你们三个听着。真怪，三个女人马上不笑了，站成一排，对男人施礼。男人说：她不是我要的，我要把她送给一个人，一个很重要的人。可她什么都不懂，不知道怎么做女人，你们三个要好好教她。记住，谁也不准动她，让她看，让她学，教她怎么讨好男人。三个女人抿嘴笑，那笑也让她心跳。男人问：你叫什么？她说：赵丫儿。男人女人一起乐。男人说：什么赵丫儿，你叫赵姬，别人问，你就说，自小父母双亡，就住吕府，明白了？她点点头。从那天起，她才叫赵姬，头一次知道了男人是商人，他的名字叫吕不韦。

吕不韦让她坐下，看他与三个女人亲热。她看得心惊肉跳，看到了强悍的男人，向女人进攻的男人。听了女人在男人的进攻中肆意快乐的呻吟，她才明白了，什么是男人、女人，才明白女人为什么要做女人。

吕不韦给了她一个名字：赵姬。

三个女人教会了她许多东西，告诉她：要讨好男人。要是男人喜欢你，你就可能会做母亲，做了母亲，你才是个人。她记住了，但吕不韦什么时候要她呢？她暗暗盘算，怎样才能比三个女人更讨吕不韦的喜欢。二十八天过去了，一天夜里，她被带到了宴席上。她在那一天头一次见子楚。吕不韦说：赵姬，这一位可是贵客，他叫子楚，是秦王孙。来，你给他敬酒，敬他一杯。子楚浑身一股臭味儿，衣衫褴褛，满眼色迷迷地看她，恨不能把她吞下肚去。子楚说：好，好，真是绝世美人啊。吕不韦，你……你让她出来敬酒，我会喝醉啊。吕不韦大笑：不瞒你说，今儿个还真就是个不醉不归！子楚满脸凄伤，说：吕不韦，这么大个邯郸城，还只就你把我当个人儿，满城人看我，都叫我活死人，说，活死人来了！只要秦赵一开战，我立马儿就是一个死人。吕不韦说：你可是秦王孙。子楚苦着脸：秦王有二十几个孙子，只把我扔到赵国做人质，我这个王孙，狗屁不是啊。谁看见王孙去人家

